

我 愿 将 王 冠 拱 手 相 让 只 做 你 的 不 二 臣

未汀 和遇

WAITING
FOR YOU

沈熊猫
SHEN
XIONGMAO 著

新浪微小说大赛获奖作品/
花生故事APP高赞之作/

火爆音乐学院的“长腿夫妇”
虐·狗·来·袭

颠覆想象的暖萌恋爱秘籍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未汀和遇

未汀 和遇

沈熊猫

SHEN 著
XIONGMAO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汀和遇 / 沈熊猫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2

ISBN 978-7-5594-1058-0

I. ①未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8076 号

书 名	未汀和遇
著 者	沈熊猫
责任编辑	姚 丽
特约编辑	韩志萍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058-0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楔 子  001

第一章 含羞草与不要脸  005

第二章 大提琴与哲学系  036

第三章 记不住与有苦衷  066

第四章 庄师父与林八戒  089

第五章 篮球鞋与爱伦坡  112

第六章 狼人杀与洋葱圈 ♪ 141

第七章 遇故人与喜欢你 ♪ 169

第八章 男朋友与真心话 ♪ 192

第九章 孔明灯与许愿望 ♪ 215

第十章 记得你与忘记你 ♪ 242

番外 情字难书 ♪ 265



楔 子

巨浪滔天，海水和雨水拍面而来。林未汀死死拽住了手里的牵引绳，虽然那头已经固定在安全地带，但她还是不放心。

——今日澜城挂起了风球，晚上八点左右会有台风登陆。哪知天气骤变，现在就开始刮风下雨，灰色的天空和翻涌不息的大浪看得人心惊胆战，根本没有人敢在这个时间下海去找人。

“未汀，算了，你快回来，爸爸去找！”林父的叫喊声被风割裂，传到林未汀耳中的时候，几乎听不清楚。

她知道父亲是在担心她，但是这个时候，她不会让父亲冒险。未汀用力攥紧了绳子，一步一步在海浪中艰难行走。她一边走一边大喊：“庄遇，庄遇你在哪！庄遇……”

早在一周之前，天气预报就已经报道今日晚间九时会有台风登陆。澜城是沿海城市，自然做好了防御准备。

林未汀也奉母亲大人之命去接爸爸下班。哪知她刚到警局，就和局长遇了个正着。局长急匆匆地去找林父，说是有急事。

局长想要林父带队，去海滩搜寻一个名叫庄遇的人。那人随父亲

来澜城度假，谁知在沿海路附近游艇失踪了。而且他父亲说，庄遇最近精神很不稳定，说不准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

“其实我也不想在这种节骨眼上让兄弟们冒险，但是这是上头传达下来的命令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。”

林父当即点头，马上准备带队赶往游艇会附近。林未汀开车跟在警车后面，一直跟到了目的地。

“爸，你答应了妈妈今天早点回家的。”林未汀扯着林父的衣服，不让他走。

“未汀，这是爸爸的任务。”林父安抚地拍了拍林未汀的手背。

“不就是找人吗？我去！”林未汀把手里的伞塞给了父亲，“我水性好，而且这片海域我熟。万一被卷到海里，我可以游回来。你们给我准备一根牵引绳、一身救生衣，我下去找！”

女生的话遭到了众人的反对，大家都不同意她冒险。但是林未汀非常执拗：“你们不同意，我现在直接跳下去！”

风大雨急，站在路边都能听到大浪拍岸的声音。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
他们僵持了很久，林父终于让步，他让人拿来救生衣和保险绳索，林未汀麻利地穿上了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林父将牵引绳拽在手里，又重新扶了扶她胳膊上挂着的对讲机。

“万事不要勉强，绝对不要松开保险绳。我只给你半小时的时间。”

台风天气瞬息万变，半个小时也存在很多危机。林未汀点头：“爸，你要相信我。”林父伸手摸了摸女儿的脑袋，脸上写满了担心。

喊了十来分钟，林未汀嗓子都要哑了。她的手脚已经失去知觉，连冰凉的海水都不能再刺激她半分了。面对恶劣的天气，她觉得人类

真是渺小。五米高的海浪说来就来，一个浪头卷过来，她只能抱着脑袋，勉强不被海浪的推力波及，从而避免撞上护堤。

就在这举步维艰的情况下，有人声断断续续地从对讲机里传来：

“右……后……白色帆船……有人！”

这时，林父的声音也传了过来：“不要去！那里牵引绳够不到，太远了，不安全！”

林未汀抹掉了脸上的水，艰难地朝那辆白色的帆船走去。不过短短一百米，她却感觉自己走了好久，嘴唇都被冻成了紫色，大脑也开始混沌起来，但她几乎可以看到男生黑衬衫的衣角了，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就到了。

最后迈出的那一步，却被牵引绳狠狠绊住。她想也没想，伸手便抠开了牵引绳上的搭扣。肩上的对讲机也因为进水而发出了滋滋啦啦的电流声。未汀三两步奔到那人面前，虽然那人已经昏迷，但他也不傻，居然用外套将自己和船锚牢牢地系在一起。那人年轻的面庞被冻得青紫，左手攥成拳头，右手还紧握着铁链。

她伸手探了探，此人还有呼吸，林未汀顿时放下心来。她没有多余的时间庆幸，立马解开绑在他身上的外套，抠了半天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

岸上的人开始着急，林父已经叫下属去车里拿多余的救生衣，他要下去救女儿。

林未汀用尽全力开始撕扯那件衣服，衣袖被撕出一条小口，她用力扯开，终于让那人和船锚分离。

突然间一阵大浪卷来，林未汀差点被卷走。好在她死死揪住了船锚，这才保住了自己和那个人。大浪退去，她拖着男生往岸上走。其实她

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此刻的坚持，无非是手里还拽着一个好容易救回来的人。

林未汀咬着牙把他拖到安全地带，她找到了之前抛开的牵引绳。雨水纷纷砸到林未汀的脸上，她的手有些发抖，绑绳子的时候多次出错。她闭了闭眼，狠心咬破了舌尖。

突如其来的疼痛让她清醒了不少，林未汀用绳子在男生的腰间打了个死结，随后拨弄了一下肩膀上的对讲机，这才发现它早就被水泡坏。女生站直了腰板，冲着岸上打手势。

绳子开始往回收缩，林未汀攀着男生的一只胳膊艰难前行。林父全副武装跳下沙滩，用尽全力向女儿跑去。

此刻风雨更大，突然的大浪从海面袭来。众人在岸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大声呼叫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那阵海浪太大了，所有人看到它只想逃走。

他们奔跑的速度远不及海浪上岸的阵势。岸上的警察死死拽住手里的绳子，林未汀也用力握住绳子。林父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往女儿的方向赶。

但一切都太迟了，巨浪冲上了护堤，甚至连公路也被波及。被水冲击的人徒劳地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，他们拼死挣扎，无论如何都不肯放手。

海浪退走，沙滩上只剩两人，林未汀不见踪影。

台风过后，澜城电视台发布晚间新闻。此次台风造成十六人死亡，四十二人受伤，还有五人下落不明。

其中一名下落不明的人，正是林未汀。

含羞草与不要脸

“季淑，你被男生送过含羞草吗？”

林未汀拨弄着手里的含羞草，漫不经心地问到。

今日课毕，她走回寝室，刚准备上楼，就被宿管阿姨叫住：“林未汀是吧，有你的礼物。”

她相当意外：“阿姨，你知道是谁送的吗？”

宿管阿姨一脸冷漠，随手把植物递了过来：“每天追女生的小伙子太多，哪个记得清。”

季淑从洗手间出来，她洗了头，用干发巾把自己包成了印度人。她拖来凳子落座：“可能那人暗示你如含羞草一般娇羞。”

她做了个挑眉动作，看得林未汀一阵恶寒。

“但是……”林未汀侧过身直面季淑，“你觉得我这张脸，有男生会觉得我娇羞？”

虽然林未汀从未察觉自己的脸有问题，但旁人却说她“一脸凶相”。

只要她面无表情，旁人就会误会她是不是不开心。在课上分组讨论，林未汀偶尔开个小差，全组人都会停下来看着她。她以为自己被抓了

个正着，正准备开口道歉；发言人战战兢兢地问：“我说错了什么吗，是不是惹你不开心了？”

为此林未汀揽镜自照很久。最后她得出结论：“不高兴脸”就是天生的，即使注意到，也没办法改掉。这是不治之症，终身顽疾。

季淑捧着她的脸，闭上了眼睛说：“我还是觉得你挺娇羞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闭着眼睛说话。”林未汀问。

“我总不可能睁着眼说瞎话吧？”季淑一脸无辜。

两人相对无言。林未汀重新将注意力放在那盆含羞草上。她拨弄着含羞草的叶片，却发现这盆小草和其他的同类不太一样：它怎么摸都没有反应，连叶片都不闭合。

林未汀让季淑摸了几下，含羞草叶片大展，没有半分羞涩感。

“这草有毛病啊。”林未汀感慨。

“你看这小盆上的标签，就是我们学校后街那家植物店的店名。”

两个女生抱着盆研究了一阵。季淑怂恿她：“你去那家店问问，说不定能知道是谁送的。”

林未汀有点忐忑，但也好奇。她确实想知道谁会送她一株含羞草，并且这株草还不会害羞。

下午没课，林未汀换好衣服抱着草准备出门。坐在床上玩电脑的季淑喊：“未汀，布丁奶茶和烤鸡翅，鸡翅变态辣。辣到不要不要的最好！”

“现在图爽多吃一口，半夜上秤哭到窒息。”林未汀看着她，“季淑，长点心吧。”

季淑伸出脑袋，挪开耳机，问了一句：“点心，什么点心？我要小宝石红方！”

回答她的，只有一记响亮的闭门声。

林未汀抱着草来到了后街，小店还开着门，里面有个穿黑色围裙的男生。

他长得俊秀，细碎的刘海搭在前额，眼神专注地看着植物。

男生鼻梁高挺，嘴唇红润，右边的耳垂上还戴着一颗钻石耳钉。闪亮的耳钉和他相称，让人更难移开落在他身上的视线。

男生感觉到有人在看，他抬头对上林未汀：“有事吗？”

林未汀举着草对他说：“别人送我的含羞草，但它怎么都不害羞。”

男生说：“可能你买的这盆不要脸。”

说真的，林未汀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粗暴的解释，震惊得让她忘了反驳。

“那个……不是！按理来说草如其名，难道这盆是冒名顶替的？”

林未汀找回了因惊吓而出走的智商，理直气壮地反驳了一句。

男生反问：“夫妻肺片里也没有夫妻二人的肺，你难道要指责卖家欺骗顾客？”

林未汀一时无话，她气鼓鼓地瞪他。

男生嗤笑。他停下手里的工作，拨了拨那株草。说来也奇，林未汀怎么都拨不动的草他一摸就缩了起来，羞答答的模样惹人怜爱。

“看，怎么不羞了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男生的手指纤长好看，只是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有两条破坏美感的疤痕。他见林未汀目光不移地看了许久，立刻将手收了回去。

男生对她说：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没事你可以走了。”

这人居然比她脸还臭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林未汀抱着那盆“不要脸”走回寝室，完全不记得答应了季淑什么。她恍恍惚惚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那个男生。

季淑看着两手空空的林未汀，在床上打起滚来。她用力拍着床板：“人和人最基本的信任到哪去了，你这是要饿死我吗？”

“季淑，如果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立刻去买鸡翅。”林未汀说。假号半天的季淑捶了两把胸膛：“你早说嘛，害人家白哭了。”

“后街卖小盆栽的你知道吗，长得挺好看的，这里还戴了个耳钉。”说话时，林未汀点了点自己的耳垂。

“小百科”季淑翻了个白眼：“拜托，我校和隔壁申音符合这种描述的人起码有上百个，我可找不出来。”

林未汀立刻道歉，她仔细回想男生的长相后，跟季淑详细描述了一遍。季淑在电脑上噼里啪啦一阵敲打，林未汀手机发出提示音。

“你上线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”

林未汀打开手机后，立即冲季淑竖起了拇指。

“那当然，我是谁！”季淑自得，“申音校草，管弦系的庄遇，他有一大批女乐迷。你也是其中之一？”

林未汀摆手：“不不不，刚刚在植物店遇见的。”

“我还以为有八卦呢。毕竟此人在我校也很出名。据说他休学一年，好像跟之前的女友有关。”

林未汀若有所思。季淑指着她：“我的任务完成了，现在，你，快去给我买吃的！”

她被赶去后街。路过那家植物店时，林未汀往里看了一眼，彼时冷清的店面现在人满为患。人头攒动，女生居多。

“这些人干吗？”林未汀嘀咕一声。

“找我签名。”有人回答。

她循声望去，庄遇戴着一顶鸭舌帽站在旁边，右耳上的钻石很是显眼。

他饶有兴致地打量了她几眼，林未汀退了几步，神情防备。

“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”庄遇坏笑，唇角印出了一粒酒窝，此刻显得又帅又痞。

林未汀哪里知道他要做什么。她轻咬嘴唇，正在思索如何回答，庄遇却突然抓住了她的胳膊。

他冲着那群女生喊道：“你们别找了，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。”

男生的声音脆亮，比少年音又多了一份厚重。街上霎时安静，一群女生转过头来看向二人。

如果眼神能化为利刃，林未汀觉得她身上一定千疮百孔。十几双淬了毒的眼睛，简直让她不敢直视。

“你疯了？我根本不认得你！”林未汀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喊。

男生不理，他继续说：“我女朋友练过散打，一个背摔就能送人进医院，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，记得一定要跟我保持距离。”

造谣，这根本就是造谣！林未汀怒目而视，对方却深情款款地对她说：“女朋友，不要生气了，我是清白的，我一定会跟她们保持距离。”

说完之后，他执起林未汀的左手，轻轻吻了吻她的手背。

林未汀要疯，这人神经病啊！

众人也不清楚林未汀有没有练过散打，但他们看清她的模样后，却非常信服庄遇的话。

不怪别的，主要是林未汀太高，站在庄遇身边都没矮上几分，再加上那张不高兴脸，谁都会怕。

特别是她现在生气，表情更加狰狞。有些女生不自觉咽了下口水，向后退了半步。

庄遇得意扬扬，他拖着护身符林未汀，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去。本来应该跟上的女生们有些迟疑，居然没有一人尾随。

他们走到了音乐学院，男生一路死拽着她的胳膊，林未汀怎么都甩不开。

强拖硬拽之下，林未汀被庄遇带到了琴房。

琴房隔音效果好，在里面嚎上两嗓子外面也只能听到蚊子叫。况且男生还用白纸将门上的玻璃条给贴上了。

此刻的琴房就像个完美的犯罪空间。林未汀心中警铃大作，她下意识躲到了墙角，双手挡在胸前：“你……你你你要干吗？”

庄遇大笑，他扶在钢琴旁直不起腰来。林未汀缩在一边，几乎是用防狼的眼光看着他。

他笑够了，这才对林未汀说：“你想太多了。”

“那也是你害我想太多！”林未汀很是气恼，“我根本就不认得你，你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说！”

“对啊，你不认得我，你干吗站在那里看我的热闹？”庄遇问她。是她理亏，她只能低头。

对方见她没有回答，有些意外。他挑眉：“喂，怎么不顶嘴了？”

“没什么好说。”林未汀蹲坐在地，抱着双膝。

“我以为你会说，路上那么多人看好戏，不差你一个。”庄遇坐在钢琴凳上，半弯腰看向她。

“可……可是看别人笑话确实不对。”林未汀说了一句。

男生沉默了一阵。他突然站起身来往林未汀的方向走去。林未汀抬起头，一瞬间被震惊。

两人并肩而立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，这样看来，庄遇真的好高啊。

庄遇走到她身前，压迫性十足。林未汀退无可退，只能把自己圈得更紧。

别看她个高脸臭，但林未汀此人性格是时怂时有种。面对庄遇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她无法预料对方下一步的动作，此刻怂到不行，只想落荒而逃。

林未汀和他面面相觑，庄遇说：“你笑一个。”

“我笑一个你就会放过我吗？”林未汀充满希冀地发问。

对方板着脸，无情地回答：“不会。”

“那为什么要我笑？”

“毕竟含笑而终的结局听起来会好一点。”庄遇说话时习惯性挑了下左边眉毛，端正的模样中流露出几丝魅惑，看起来确实吸引人。

但林未汀此刻却没有这些想法，她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脱身。

一站一坐，一强一弱，一男一女。

如果硬拼，估计还没摸到门把手就被放倒。她盘算半天，只觉得自己胜算极小。虽然她也不知道对方想做什么，但求饶总是没错的。

林未汀思索一阵，决定先喊上一声帅哥让对方高兴一下。哪知她刚一开口，便说错话了：“这位师傅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庄遇睁大眼睛，他这可是生平第一次被人喊作师傅。男生不甘示弱，说：“八戒，你看你胖得连话都说不清了。”

林未汀悲愤，她哪里胖了！她一米七八一百二十斤怎么算胖！

要不是害怕这人号令他的乐迷来打击报复，她可就真揍他了。

“那，那我重来。这位帅哥，我道歉。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了，反正，总之，对不起！”

林未汀将脑袋埋在怀里，声如蚊蚋。

“我没要你道歉，你又没做错什么。”庄遇有些好笑，“我就是想借你这张脸用用。”

听完前半句，林未汀抬头长吁；听到后半句，她毛骨悚然。她伸出双手遮着脸，退无可退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这张脸不好看，也没什么用……你要来干吗？”

庄遇都听到了她话里颤音，如果不是有正事相求，他绝对先笑为敬。这女生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怎么觉得自己在对方眼里是个变态杀手呢？

“你哪个学校的？”庄遇问她。

“鸣澜的。”她回答，也没忘遮着自己的脸蛋。

“隔壁的啊。什么专业？”

“哲学。”

男生的眼神稍有波动，但一瞬间，又恢复了往常状态。他向林未汀伸出左手：“起来，我跟你说点事情。我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别把我想成什么变态或者杀人狂。”

“一般变态都说自己不是变态，杀人狂不拔刀之前都很正常。”

林未汀义正词严道。

“你再说一句我拔刀了啊，还不站起来？”庄遇磨牙。

林未汀立刻起身：“那我们好好说话，别动刀动枪的。”